

在中国诸多的古典建筑物中,塔是最为美丽精致的造物。塔没有实用性,是装饰性建筑。它的作用就是供人礼拜,供人瞻仰。一座塔总是一个地方万众瞩目的风景,塔是高踞于众多建筑物之上的王者。王川先生是画家,作家,文化学者,他研究佛教艺术,出版过《塔·王者之居》的专著,写过《心中观世音》的电影,为万佛塔设计过全堂壁画,参与设计过九境塔和大圣塔。在此专栏中,将按不同的文明和地区来介绍世界各地的塔。

王者之居

■ 王川

在中国诸多的古典建筑物中,塔是最为美丽精致的造物。塔没有实用性,除了《西游记》里的小妖奔波儿灞、灞波尔奔和无名氏小说中《塔里的女人》,没有人会去住塔。塔是装饰性建筑,它的作用就是供人礼拜、供人瞻仰。一座塔总是一个地方万众瞩目的风景,是高踞于众多建筑物之上的王者。

塔是中国文艺作品里永恒的美好题材。或许是因为塔形瘦长似人,所以塔最能获得人们的赞赏。遥遥塔影是对无人空山、瘦水寒岚的一种美丽点缀,是对风尘仆仆的寂寞孤旅的一种温情召唤。冷月霜晨、野渡板桥、古刹钟声、蹇驴老僧是中国文人取之不尽的诗情画意,在宋元人的画中,古寺塔影总是不可或缺的点景。重山叠嶂,竹锁桥边路,烟霭起处,万绿丛中,梵宇琳宫,隐隐塔刹一现,全景就活,那总是一种写意的召唤,也总是一种诗意的阐发。不能想象长安南郊的乐游原上消失了大雁塔雄伟的身影,也不能想象大理的点苍山脚下缺少了三塔的秀姿。白塔是北京城的商标,雷峰塔的倒塌成了杭州城的缺憾。一座没有塔的寺总是不完全的风景,而一座没有寺的塔却能勾起人们的思古幽情。

我曾面对一座废塔,那是一座山丘似的废墟,兀然独立在喀什茫茫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上。这是唐代莫尔佛塔的遗迹,如同入定的佝偻老僧,已经在无情的风沙中默默伫立了1300多年。这里原有一座寺,但经过风霜雨雪,原寺早已倾圮。遗址由一座圆卵形的塔心和一个覆斗状的高台所组成,塔心下部有三层方座,上部为圆卵形,全用土坯垒砌而成,内部中空,整个塔身的棱角已被中亚的千年肆虐风沙吹蚀成浑圆,如同一根长形的烟囱般立在戈壁滩上,所以得名为莫尔(维吾尔语里,“莫尔”的意思就是“烟囱”)。这是古代丝绸之路弧形轨迹当中的一个点,位于从中原通往西域商道的中段,再往西,商旅们就要翻越苦寒峻峭的葱岭,踏上西向波斯南下天竺的漫漫长路,这里是中国疆域的最后一哨。土坯砌成的塔心依然坚实地钉在戈壁的大地上,依然用它王者般的身影在漠漠平沙中巍然屹立。

对于寂寞行旅中的驼队来说,巍巍的塔影是他们温情的召唤,也是他们生存的希望,即使一座已经倒塌的残塔仍是燃亮的灯塔,仍在指示着文明的方向。

如果要给“塔”下准确的定义,有三个元素不可或缺:1.高耸的建筑;2.宗教的意义;3.坟墓的功能。衡量一座建筑是否能够被称为是塔,必须这三个元素全部具备。

然而,在塔的家族里,不纯血统似乎在增多,人们已经习惯把一切高耸的建筑物都称之为塔:埃及有金字塔、巴比伦有巴比塔、玛雅有金字塔、意大利有比萨斜塔、伊斯兰教有宣礼塔、巴黎有埃菲尔铁



北宋

李成

晴峦萧寺图

纳尔逊

阿特金斯艺

塔,到了现代,但凡一切高耸的建筑物都可以被称之为塔,甚至还延伸有塔楼、塔架和塔台这种混合性的称谓。

如果用这三种标准去衡量,那么,印度的窣堵坡是塔。它是高耸的建筑,又是宗教性的,也是瘗埋舍利子的坟墓。埃及的金字塔是塔。因为它是高耸的建筑物,又是宗教性的,而且还是法老的坟墓。玛雅的金字塔也是塔。它是高耸的宗教建筑,功能是祭祀,也是国王的坟墓。古代巴比伦的塔庙是塔。它隆然高耸,功能是宗教的,在塔下埋着祭司的坟墓。伊斯兰教清真寺的宣礼塔不是塔。它只是供宣

礼者登顶呼唤信徒们来做礼拜的建筑。天主教和基督教教堂都有塔楼,虽然也高耸于天际,但并不具备坟墓的功能,信徒们的骸骨只会被埋葬在教堂里,而不被埋在塔楼里面。虽然它被叫做塔楼,只是让钟声远扬,却并不是塔,只是它那高耸着的形状类似塔而已。

并不是所有高耸着的建筑物都是塔,它们似塔而非塔,只有佛教的窣堵坡才是真正的塔。但是,我们何妨宽容一些,不必去拘泥于塔的严格定义,到世界上去看一看那些以塔的名义而建的所有宏伟建筑。能够被称之为塔的,都是建筑上的王者。